

《长安三万里》：从大唐奔流而来的时光与诗情

刘永昶



《长安三万里》中出现的40多首唐诗事实上联结成了温情脉脉的诗书长卷，它以亲切无比的中华文化基因唤起无数观众心有灵犀的情感共鸣。图为《长安三万里》剧照



三万里有多远？是空间的远，“三万里河东入海”“胡地迢迢三万里”，这是古人对于距离的辽阔想象；也是时间的远，遥望历史风尘中的大唐气象，是无数中国人萦绕心头的文化乡愁。三万里有多近？一部两个多小时的动画电影，便让宏伟迤邐的长安城，以及和她同时代的青绿山川、金色田园与烟火市井，渐次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更不用说千年之前那些丰神俊逸的诗人，带着他们被传诵千古的诗歌，穿越时空神奇地汇聚在银幕之上。

一部《长安三万里》，奔流的是昔日重现的时光，奔流的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诗情。

关于人生的际会与历史的风云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创作者从唐朝诗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友谊中找到了电影叙事结构的灵感。高适与李白的历史交集并不算多，但在影片的印象中变得极其丰盈饱满。一位是“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步步攀登收获人生功名；一位是“长安市上酒家眠”的诗仙，浪迹江湖留下洒脱诗篇。很显然，创作者以入世对出世，以庙堂对江湖，以战场对田园，以功名对才情，便在高适与李白的两条人生线索的交相辉映中，铺展开了对于大唐风云的叙述。这使得影片既具备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这让故事变得好看，比如剑南节度使高适“柔弱胜刚强”、力挽狂澜的军事谋略，比如李白的盲目跟从让他自己壮志难酬身陷囹圄；也具备了洞察世事的思想性——这让故事变得深刻，人们会追问，在历史的浩浩浪潮中，人和他从属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在具体叙事布局中，《长安三万里》让老年高适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氛围中展开叙述，这样就给定了高适内层叙述者的身份，他的任务主要是说李白，李白大开大阖的人生因此在高适的视角中被抽离出若干个“相逢”的时刻。洞庭

湖的不打不相识，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轻舟快行，江夏黄鹤楼的纵酒题诗，梁园绿池平台的相扑竞速，塞北风雪中携手救人，每一次相逢都意味着很快离别，但短暂的相处却都会成为高适记忆中的光亮。

大声地笑，癫狂地舞，得意地吟，快活地饮，光亮中的李白是纯粹的也是不羁的，狭路相逢的争斗瞬间便化作一声兄弟的呼唤，行卷被拒的尴尬转身就成为剑气纵横的洒脱，流放夜郎的心酸很快会变成彩云间江涛间的欣喜。光亮中的李白要么没有痛苦，要么迅速与痛苦作别。高适眼中的李白，是千百年来人们愿意认知的“谪仙人”李白，但绝对不等于现实中颠沛流离的李白。所以，影片中的李白之于高适，与其说是他一生欣赏并崇拜的兄弟，倒不如说是他人理想与梦想的镜像。

如果说，李白是高适在云端的镜子，那么高适就是李白在世间的侧影。回到高适的边塞与战场，即便辉煌的唐朝也会变得沉重。这时影片就会从限知的浪漫主义的内层叙事跳脱到全知的现实主义的表层叙事。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的一生正交错着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观众们可以在影片

中看到安史之乱前后对比鲜明的画面，从“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长安盛景到“夜飞廉价救风雨”的都城萧索，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升平，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残酷战争，动荡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它的裹挟。影片中的高适形象远比李白来得立体，笃信“功名只应马上取”的青年高适，他遇到的人生挫折并不是真正的痛苦。逐步获取功名的中年、老年高适，当他看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公时，当他遇到身份的阻隔让他无法出手施救好兄弟时，当他在茫茫雪地中感叹自己的垂垂老矣时，痛苦便会从个体的生命感悟升华为之于人性、时代性的真相洞穿。这些时候，“高适”是最需要“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错落、此岸与彼岸的相望，是影片最令人动容的结构性表达。

关于从心灵深处喷薄而出的诗歌

作为唐朝最显赫的文化名片，《长安三万里》中流光溢彩的诗歌显然为影片奠

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影片真切切地是老少咸宜的，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李白、杜甫、孟浩然，不知道“床前明月光”“会当凌绝顶”“春眠不觉晓”呢？所以本片在影院的观看情境中必然会出现戏剧化的“间离”效果。观众们自然而然会跟着剧中人诵读他们熟悉的诗句，大人们也许会默默地考量自己的古典文学素养，孩子们甚至会发自肺腑地念出声来。诵读唐诗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它是日常性的也是仪式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出现的40多首唐诗事实上联结成了温情脉脉的诗书长卷，它以亲切无比的中华文化基因唤起无数观众心有灵犀的情感共鸣。

当然，《长安三万里》并不是《中国诗词大会》，假若所有的吟诗场景被“拆条”搬运到流媒体平台上，也不会妨碍影片作为一部系统性故事片的存在。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诗歌被恰到好处地融入叙事情境中，诗歌更多地是叙事元素，而非表演元素。来看看出现最多的李白诗歌，当李白追随着孟浩然来到江边黄鹤楼，才会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慨叹；当他满怀期待终被天子召唤进京，才会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当他从流放的路途上

突闻“天下大赦”，才会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狂喜；当他探望高适时倾诉自己的家庭变故，才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愁思；甚至“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也被影片艺术性地转化为李白对高适的兄弟告白。

无论是诗缘情还是诗言志，诗歌都是源自心灵的最真挚的声音。在《长安三万里》的舞榭歌台上，作为主角的高适和李白，以及贺知章、杜甫、张旭、王维、王昌龄、岑参，甚至“乐圣”李龟年、“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那些大唐王朝最有才情的文人，以最纤细敏感的心灵，与悲喜交集的个人命运与时代际遇相触碰，便让锦绣的诗篇喷薄而出。他们彼此携手、互相唱和的身影不仅在影片中风神高迈，也在历史的长空中熠熠生辉。

回到艺术形式的本体。通过《长安三万里》，人们或许会发现，没有什么影像载体比动画更适于来表现诗歌。中国古代文论中一向有“诗画一律”论，比如叶燮有云，“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人，天地无色之画。”在本片中，画面风格与诗歌意境几乎融为一体，近处有工笔白描，人物形容，花鸟草木，宫阙楼阁，家具陈设，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唐人生活细节的精致；远处有水墨写意，

白云苍狗、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大漠沙雪，这也是最经典的中国诗歌意象。

动画比传统绘画更进一步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是有声有色的，也可以是动静相宜的，它更可以借助最强大的计算技术表现力去传达臻于完美的诗歌意境。相信全片最高潮的“将进酒”段落会让很多观众激动不已。李白和他的酒友岑夫子、丹丘生们，驾乘仙鹤凌空高蹈，穿越卷起千堆雪的瀑布深潭，冲向汪洋恣肆的银河宇宙，神游亦真亦幻的天上宫阙。在这一过程中，深沉的、激越的、悲怆的音乐与吟诵节节推进，将“与尔同消万古愁”的情绪推向巅峰，又归于沉寂。这样腾挪闪转、虚实相生的浪漫场景似乎只能是动画表达的专利。那么，人们从《长安三万里》中看到的就不仅是奔流而来的时光与诗情，也是中国动画人不懈努力开创出来的壮阔恢弘的文艺新气象。在本片的结尾部分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诗在，书在，长安就在”，或许，创作者内心还想在中间再加一个“动画”的并列名词。是的，“动画在，长安就在”。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获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后首度公开亮相，分享她的表演观

吴越：给自己一个点亮生命的机会

王彦

她说话的腔调带着些上海味道，如竹节般脆生、通透，又像流水那样温婉中带着奔流到底的笃定。她说的话，甚至为人处事亦然，一是一、二是二，严谨又轻灵，气定神闲。

《县委大院》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选中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荣誉，吴越凭女县长艾鲜枝揽入“最佳女主角”奖。盛宴落幕至今，她只公开亮相一回。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演员聆听台上批评家、影评人对她表演履历的条分缕析，时而莞尔、时而凝神。随后，她款款上台，谈角色、谈表演、谈生活，和人们分享她所认定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不知不觉，听者挤满礼堂，许多人感慨“吴越太真诚了”，以至时间仿佛凝固了，两个半小时直觉一瞬，如沐春风。那感觉也如同她的演艺生涯：1994年，大三女生吴越参演谢晋监制的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一晃近30年，她塑造过军人、警察、教师等四十多种职业形象，也演母亲、妻子、小三等情感关系中的一环，热血的、冷感的、让人喜欢的、叫人憎恶的，都是荧屏上的她。不夸张地说，她的影视形象凝结了中国女性的大半命运。

而吴越还是那个吴越。从我们之前的采访到“白玉兰”后公开自我表达，她始终是那个自高中时代就把演员当成梦想去追逐的人——“演员的幸福，在于可以通过别人的故事表达自己，通过别人的故事去点亮自己某一刹那”。她拒绝做作，总是坚定。

一场好戏诞生在彼此的心有灵犀中

被说“人淡如菊”好多年，可吴越明明是有强烈表达欲的。尤其在表演上，这个将自己和环境的现实、规则看得通透的女演员有话想说，也有些观演之间的认知想要厘清。

一个好演员到底在演什么？“表演应该以真诚的方式存在。”她答得简单，但又说，“角色诞生是个复杂过程，不是演员一个人在使劲”。穿对一件衣服可能成功一半，那是服化道造型师的功



▲凭借在《县委大院》里饰演的艾鲜枝一角，吴越获得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图为吴越在颁奖之夜。

劳；剧本给到一出好戏，演员自觉“赢”了，其实是编剧笔力奏效了；还有选角、制片、导演、剪辑，“演员只是在集体合作中站在了前面，很多幕后英雄不可以忘记”。

她打心底佩服《县委大院》的导演

孔笙。出演艾鲜枝，她说“只要一个理由——高质量团队”。编剧王小枪也是她每提《县委大院》就挂在嘴边的人，“小枪写的戏剧性不从声嘶力竭、大喜大悲中来，而是根植于许多细微的摇摆”。艾鲜枝雷厉风行，会对办事

不力的下属狠狠责骂，但好强的她豁出面子、三番两次动用人情时，强势的性格一下转到弱势，人物的委屈从文字里钻出来。吴越说，行动和台词，剧本都提供了，演员要做的就是找到人的逻辑，“我是不是有足够的真诚，有些政府机构的威慑力，又有一些语重心长在里面？”

她还真心为同行鼓掌。“大家觉得一场戏简单、好演，这是误区。其实戏份多也是在帮演员找感觉，通过一场场戏跟你的角色耳鬓厮磨、加深了解；倘若只有一场，要一下子完全抓住角色是很难的。”她要向《县委大院》里只有一两场戏的专业演员们致敬，出于专业主义，也出于敬业精神，“他们平时都是挑大梁的。我的同班同学郝洋，《暖春》女一号，光明县开会老有她，几乎没有台词，但跟了全程。我的好朋友常玉红，第一集里的妇联主任，就这么一场重头戏，在剧组也呆了一个月。他们对这部剧的贡献，是非常让人尊重的”。

吴越觉得，得到一群同频的合作伙伴很值得雀跃。她不能理解网上流行的“飙戏”说法，在她的字典里，那两个字偏向“竞赛”甚至“绝缘”，而好戏是需要心与心沟通的。“一场好戏永远诞生在互相的审美、价值观相同，诞生在互相欣赏肯定、彼此的心有灵犀之中。好的戏得彼此捧出来，你一个闪光点，我马上打配合，当我们真诚地跟对手演员在一起，‘竞争’两个字不会出现。”

戏剧的真相从这儿来，解读从那儿来

艾鲜枝雨中怒斥李保平是《县委大院》难得的戏剧冲突强烈的一场戏，外界称之教科书级的表演名场面。事情到了吴越这儿恰相反，“我其实不太满意，觉得自己还没到最高温度”。反倒是另一场让情绪降温的戏，她亮了高分。市里招商会，大家各显神通，光明县原本张罗的一场酒局被邻县截断。从大堂到房间的那段路，艾鲜枝心里震惊、懊丧，释然种种情绪夹道而来，脚下却是速度不减、步履不变，照旧稳健

果断。没有台词，“走的那几步，我自己是满意的”。

她和傅彪主演的校园剧《命运的承诺》在毕业季被重温，学者评价剧中服装设计独具匠心，有意用红裙子和蓝制服呈现老师的不同面向。吴越交了底，其实是2001年的剧组经费不足所致，“索性给老师们都穿制服，省钱又帅气”。小于老师那条红裙子则是吴越的私服，歪打正着，衬出了人物的另一层色彩。“电影电视艺术是很神奇的东西。真相可能从这儿来，但解读从那儿来。”

她对《爱情神话》里的蓓蓓是真心欢喜，因为性子独特，是她这些年接触的“唯一”，离了婚也照样会把前夫划到私域，“这种自信，我吴越是没办法理解的，但她的可爱之处在于没有伤害到其他人”。她爱蓓蓓，也因为能说上海话，“我特别羡慕东北演员能用母语演戏”。但当探讨的语境离开台词，吴越倾向于撕掉身上地域性的标签。“我从小住读，初一到大学住在学校，毕业后在剧组‘住读’，这样的经历让我变得五湖四海的劲儿比较大”。

一段时间，“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的论调在网上发酵，网友为只能以男主角妈妈或姐姐身份出现的实力派鸣不平。问题抛来，吴越觉得其中关键在于张弛这一言论的网友是否一阵风，“也许说左是他们，说右也是，瞬间一变脸，成了喜欢中年戏的人，过几天新戏上来，依然会跟着喜欢的脸走了”。真心抑或跟风，吴越心里有杆秤，但没压上多少分量。“我演戏，与外界无关，只跟自己作战。我尽量不让我的生活有其他‘敌人’，因为要改变别人是很可笑的。我从来都支持这个主张，但并不认为我已经做到了”。

人要切记，别与自己的平凡为敌

吴越身上，努力和清醒从来是她立足演艺圈的一体两面。她笃信，演什么像什么不必非要演员历经世事，“关键是心中要有爱，阅历当然重要，想象力更是必须的”。越来越多明星格式化自

我、公开场合“不见真人”的当下，吴越的采访发言实属真诚的自留地。她的心声表达自己，敏锐于花草清风，她从生活中来、从人生中的宽广同理心总能激起陌生人的共鸣。

出演《县委大院》，她坦承，县城女干部的形象处在自己认知盲区。进组前，她在安徽拜访了两位女区长、一位女县长，跟着她们开大会小会、做信访视察，“我想看她们的工作状态里有没有能给艾鲜枝用的”。吴越形容，寻找角色的过程像“采购”，这位的举手投足、那位的随身物品，都被演员在采风时装进“购物篮”，回去后酿成对味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全剧本最后一场会议戏试戏时，胡歌带着梅晓歌掏心掏肺的告别辞，吴越就流了泪，“演员跟角色共享一段人生，哪怕只是站在大院门口，清风徐来，也会感受到想要诉说的东西”。

一样是女干部，《扫黑风暴》的贺芸在吴越心里全然另一种颜色。“贺芸戏不算多，但每次都在关键处，角色重要性是剧本结构赋予的。可能她仅仅是站在那儿，观众就会自己脑补完前世今生。”她承认，贺芸是自己演艺生涯迄今“最努力去争取”的一个角色，“她身上两个颜色并存，她的‘太阳’在白羊，‘月亮’落在双鱼，她的阴和阳、正与邪是同时存在且存在得那么合理。贺芸让我满足了一个女演员人到中年想要表达的全部”。

她坦然，作为演员，自己有了到不了的地方。拍《清平乐》，剧本给了角色台词两种选项，文白混杂或是纯文言文。导演张开宙选了后者，从此，“背词成了演员的一座山”。但后期时，考虑到吴越的声线与刘娥的传奇一生适配度不高，导演另行配音。“我有遗憾也有欣慰”，吴越不讳言自己看剧时的纠结，遗憾于没让观众看到完整的表演，欣慰于“从艺术上说，导演的决定是正确的”。

“观众对吴越的下一部戏感到失望？这太有可能了！”演戏和做人，有瓶颈是一定的。寻找贺芸时，无意间听到许韵的歌《自己》，歌里唱“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她深以为然，“卡住的时候，人需要一些东西滋养，需要知道‘我不是万能的’。”但同时她也说，你得先肯定自己是否已经努力了，努力地“给自己一个点亮生命的机会”。